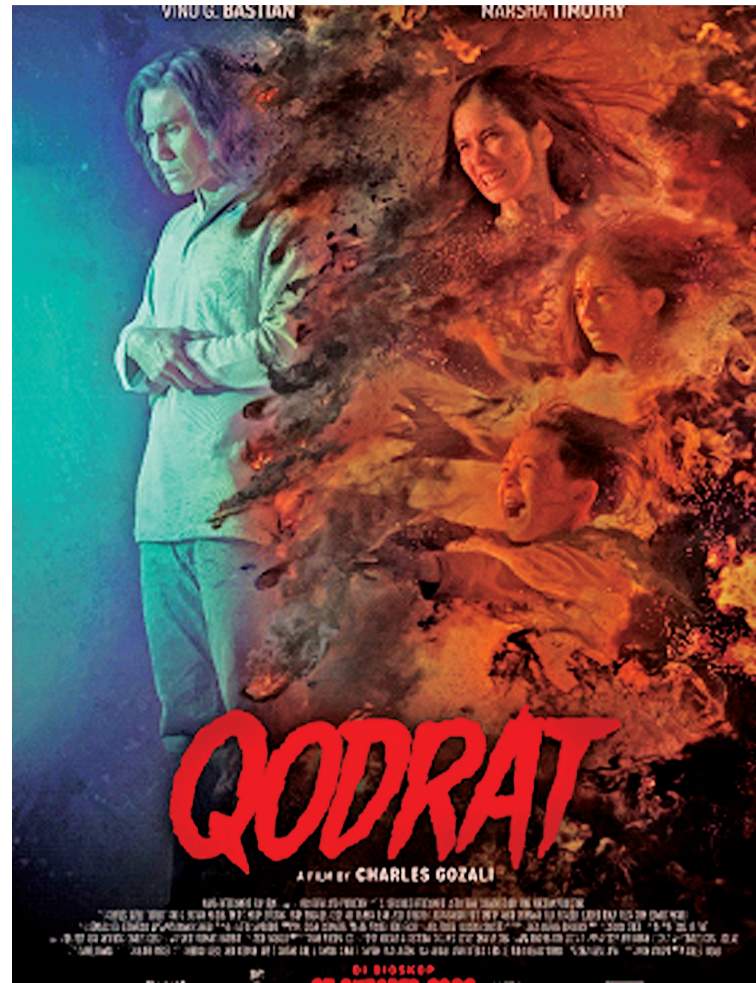


千里迢迢始于足下

(吴协和)



《QODRAT》全体剧组人员



今天上映的影片 QODRAT

(一) 我,入错行了吗?

国际日报由2021年7月10日起,连载刊登有关印尼华人在电影业中的角色和贡献的文章,题为《战前电影业中的华人》和《华人电影作品中的印度尼西亚》,揭示了印尼华人在从事电影业的经历和历程,并逐一介绍活跃于印尼电影业的华人明星导演及华人电影制作人的生平简历和事迹。其中包括 TEGUH KARYA(林全福)的鞠躬尽瘁及毕生奉献。

文章作者廖建裕博士开诚布公把印尼电影业华人拍摄的印尼电影,由始至今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从非种族的层面,和摆脱狭隘的种族视角,有条理、有系统地作了客观的分析和探讨。廖博士指出,在广为人知的印尼电影史中,华人摄制的影片一直饱受批评和边缘化。在某些人眼中,华人电影制片人完全是唯利是图,拍摄的印尼电影缺乏艺术水准的商业电影,有些甚至批判这些作品不是印尼电影。如沙林·赛益(SALIM SAID)指的“华人电影制片人是电影的罪魁。阿斯卢·沙尼(ASRUL SANI)于1991年指出:”毋庸置疑,印尼电影制片人仅仅是那些贪图暴利而不考虑质量,或无意于精品制作的人,可以说他们全都是华人“。

米斯巴·尤桑·比兰(MISBACH YUSA BIRAN)在2009年出版的《1900年至1950年爪哇电影史选集》中写道:“从1926年到1949年,印尼虽然已有了本土电影,但这些电影制作毫无民族意识,故不能归类为印尼电影”。他声称乌斯马尔·伊斯迈尔(USMAR ISMAIL)于1950年摄制的影片《DARAH DAN DOA 鲜血和祈祷》才是第一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电影,应该被称作印尼电影史上的起点。

不错,在本土电影制作人当中,最被崇敬的人物的确是乌斯马尔·伊斯迈尔,因此,《鲜血和祈祷》一直被当作印尼电影的范本,集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土著文化于一身。时至今日,这种潜意识依然在印尼电影里的构建中占主导地位。导致非土著电影人在独立前所制作的电影遭到丑化,被排挤和被边缘化的厄运,从而使华人电影制片人在印尼电影历史中的角色也就日渐模糊淡化,即使有贡献也被歪曲成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事实上,努山大拉的电影历史并非起源于1950年,而是应该追溯到1926年,英国人和德国人摄制了《LO-ETORNG KASAROENG 忠心的猴子》算起,这是取材于西爪哇传说,改编拍成的黑白无声电影,俗称 GAMBAR HIDUP(动画)。之后,一些土生华人,也就是新客华人,相辅相成创作了几部将民间故事改编搬上银幕的电影。其中最为杰出的是来自上海的王氏兄弟和本土电影制片人郭氏和陈氏。(THE DAN TAN)。

2013年7月21日,印尼当代著名导演卡林·努克霍(GARIN NUGROHO)在罗盘报(KOMPAS)发表了题为(ADA APA DENGAN AHOK? 阿学怎么啦?)的文

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那个时期,华人成为斯坦布尔戏剧重要的先行者,以及印尼电影制作的早期建设者。比如电影制片人郑丁春 THE TENG CHUN,他拍摄了《BUNGA ROS DARI TIJIKEMBANG 芝根邦的玫瑰》,《LIMA SILOEMAN TIKUS 五灵鼠》等多部电影。然而,历史学家总是批评评人只会制作廉价的商业电影,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兴起的独立宣言时期,指责华人缺乏为印尼民族性斗争的精神。”

实际上,据印尼电影史记载,当年乌斯马尔·伊斯迈尔正在摄制被称为印尼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鲜血和祈祷 DARAH DAN DOA》时,曾因为资金短缺而几乎“难产”,是华商为他提供了资金上的援助才化险为夷,大告成功。

在卡林·努克霍看来,印尼早期电影史上,华人摄制的电影把印尼独特的传统习俗、淳朴的民族特色及都市风光融入戏剧,与印度、波斯、中国和好莱坞等多种元素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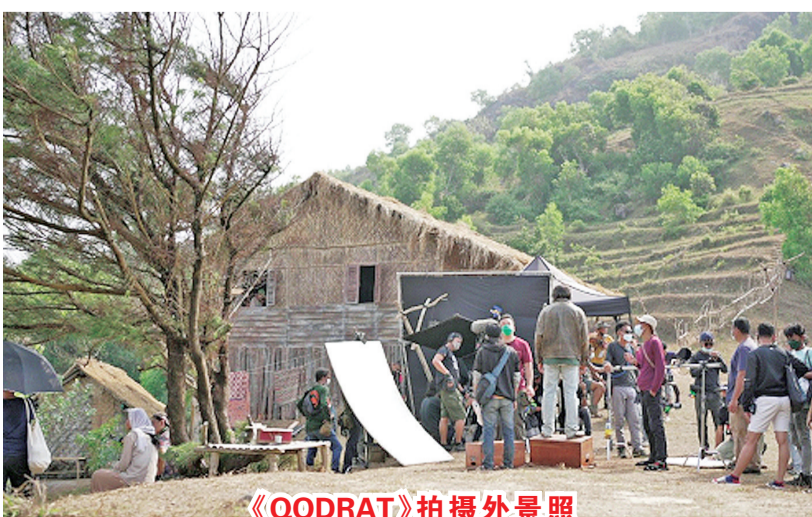
在一起,影片也使用马来语,藉此激发并增强人们对印尼领土的归属感,即使当时的印尼仍被称作荷属东印度。如华裔女明星杨菲菲(FIFI YOUNG),她在电影《KRIS MATARAM 马达蓝之剑》中初露锋芒,后参加电影多达86部。正是凭借这样的华人电影,创造了印尼社会步入国际大都会的条件。因此卡林·努克霍 GARIN NUGROHO 并不同意弱化华人在印尼电影业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他也不认为华人电影作品对国家民族缺乏贡献。

(二)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以上所述是印尼电影业对族裔制片人及其摄制的电影,贬多于褒的各种评论。发表言论的都是印尼当代有数

痛一股脑儿公诸于世。通过本篇的旁征博引,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足矣!
想当初,我家查地踏入电影圈,感觉电影圈好比是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令人着迷、陶醉。可电影业又像白云苍狗,变幻莫测,令人惊异,令人欢欣。电影可以给观众传递爱的真谛,如:爱生命、爱世界、爱一切值得你爱的人和事,当然对善与恶也有不容忽视的感染力。随着对电影业的频繁接触,越来越觉得电影之旅无奇不有,景观也愈墨庞杂,是一个近朱者赤,沾墨者黑的大染缸。电影又是行行出状元之中,最不可思议,最神奇、最具诱惑、最抢手、最妙不可言,且可以让人一夜成名的行业。电影圈还有“勾魂



左起:吴协和(Hendrick Gozali),吴志伟(Charles Gozali)。(父子同心,其利断金)



《QODRAT》拍摄外景照



左起:Linawati Halim, Charles Gozali, Hendrick Gozali, Lanny Mulyadi, Linda Gozali。(相扶相持的一家人)

何乐而不为?!

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男明星,也是中国七、八十年代性格电影演员赵丹说:“艺术,尤其电影艺术,是一个地狱之门。你要进去的话,哪你就要摒弃你身上所有世俗的东西,而使自己变成一个赤条条,完全献身于艺术的人,这样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工作者,电影事业的一份子。所以,有心人给电影下了个好美、好美的

持久”。是的,人必需懂得及时放下,养精蓄锐,蓄势待发以应万变。

(四)轻装上阵
我的电影之旅开始于1969年拍摄第一部剧情片——《BERNAPAS DALAM LUMPUR 长夜漫漫》。这是我二哥协建与当年印尼制片协会 PERSATUAN PRODUSER FILMINDONESIA 主席 H. TURINO JUNAIDY 协议谈妥,以双方投资合作方式,由 TURINO 执导的印尼电影,那时的我根本对电影事业一窍不通,我只是代表在香港的建兄参与影片拍摄的“旁观者”,充其量美其名及只能算是 H. TURINO JUNAIDY 的跟班负责接送女主角 SUSANA 罢了。

但是出乎意料《BERNAPAS DALAM LUMPUR 长夜漫漫》竟然在国产片最低潮时期脱颖而出,一枝独秀地成为1970年票房最佳的国产片。该片在 BIOSKOP MENTENG 高档戏院公演一个多月,场场爆满。更令我们惊喜的是,雅加达省长 BANG ALI SADIKIN 亲临观赏了《长夜漫漫》之后,在戏院大厅即席宣布《长夜漫漫》是首部获得娱乐税全免的国产片。

这或许是老天厚爱,给了我轻松自如,一蹴而成的运气和机遇。随即接连三部与杜里诺兄合作拍摄的影片,票房、影评都很好。开门红的好兆头,奠定了我迈入电影圈的行列。压根儿不喜欢电影的我,自从接触拍片这行业,我发现电影竟然有那么巨大的魔力,能令那么多俊男美女千方百计、前赴后继地梦想能闯入电影圈,而我却机缘巧合,不费吹灰之力,轻轻松松地成了电影界的一份子,还激发我对电影的兴趣和热忱于不知不觉。当然,人脉资源是最便捷的通道。

非常感谢建兄把我带进了电影圈,同时也不知几时修来的福分,能获得杜兄不吝赐教,使我日后成为印尼有数电影制片人之一。

下转 B5 版
(2022年10月20日稿)

